

小说篇

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· 2002 年翻译文学

谁是爱尔兰人？

[美国]吉什·任
郭英剑译

吉什·任（Gish Jen，中文名任碧莲，1955—）华裔美国作家，著有长篇小说《典型的美国人》（1991）、《梦娜在希望之乡》（1996）及短篇小说集《谁是爱尔兰人？》（1999）。她的小说有两篇被选入美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选，还入选厄普代克主编的《20世纪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》。

在中国，人们都说混血的孩子会很聪明，所以可以肯定，我的外孙女索菲娅很聪明。但索菲娅很野，一点都不像我的女儿纳塔莉，也不像我。我一生都在努力地工作，还很厉害。我丈夫总是说他害怕我。在我们的餐馆，服务员和厨子也全都怕我。就连那些黑帮的人，他们来收保护费的时候，也都愿意跟我丈夫谈。我在的时候，他们就走了。如果他们来错时间了，就装作是来吃饭的样子。他们把脸藏在菜单的后面，总是点很多很多的菜。他们在谈论自己的母亲：啊，我母亲有点关节炎，需要去给她买点

草药。啊，我母亲老了，现在头发全都白了。

我说，你妈的头发过去就是白的，自从她染了之后，现在又变黑了。你干吗不回家一次去看看？我告诉他们，孔夫子说，一个孝顺的孩子，应该知道他母亲的头发是什么颜色。

我女儿也很厉害。她现在是银行的副总裁了。她最新的房子太大了，大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，包括我。但索菲娅随了纳塔莉丈夫的家，他们家姓希，爱尔兰人。我常想，爱尔兰人像中国人一样，都是在铁路上努力工作。但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中国人打败了爱尔兰人了。当然，不是所有的爱尔兰人都像希家人一样，当然不是。我女儿跟我说，我不该说爱尔兰人这、爱尔兰人那的。

人家说中国人这、中国人那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感觉？她说。

你知道，英国人把爱尔兰人叫做野蛮人，就像他们叫中国人一样，她说。

你以为鸦片战争很坏，但如果你跟英国人是邻居，你会怎么想，她说。

就是那样。我女儿有个可笑的习惯，她赢了争论，就会吸一口饮料什么的并把头转过去，这样对方就不会很尴尬了。所以我也不尴尬。我也不骂什么人。我只是碰巧提到了希家人，说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：一家四兄弟，没有一个工作的。母亲贝斯呢，在有病之前有个工作，是一家大公司的执行秘书。她要努力去处处理一切事务，你会很惊讶她的工作有多么复杂，可不仅仅是打打字而已。现在她是个有间干净房屋的好女人了。但她的孩子们，个个都在吃福利，或者叫什么解雇费或是什么残疾费。总有些东西吧。他们说他们找不到工作，说现在不是 50 年代的经济形势了。可我得说，就连黑人现在都工作得很好呢，有些人生活非常好，你都会感到惊讶的。为什么希家人会有这么多的麻烦？他们是白人，他们说英语。当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，我既没钱，也

不会说英语。但我和丈夫，在他去世之前，却开了一家餐馆。完全是我们自己的，没有抵押贷款。当然啦，我明白我只是很幸运罢了，因为我来自一个食物在全世界都受欢迎的国家。我明白，那也不是希家人的错，谁让他们来自一个一切食物都要煮沸的国家呢。就这样，我说。

她说得对，我们应该开阔一下眼界，一个叫吉姆的兄弟在感恩节的时候这么说。去它的汽车生意吧。想想油煎蛋皮肉卷吧。

泰国饼，另外一个兄弟麦克说，我准备靠泰国饼赚钱。就做新比萨饼吧。

我说，你们这帮人对要卖什么太在意了。卖油煎蛋皮肉卷对你们并不好，但至少我丈夫和我可以说，我们过去就做这个。你们还能说什么？说呀。你们还能说什么？

每个人都在啃那硬火鸡。

我特别不理解我女儿的丈夫约翰，他既没有工作，也不照顾索菲娅。因为他是个男人，他说，这就是他的最后一句话。

平平常常煮沸的食物，平平常常煮沸的想法。就连他的名字都是平平常常煮沸了的：约翰。也许因为我是在黑酱油、海鲜酱和大蒜酱中长大的，我的女婿一说话，我就觉得少点什么。

但是，就这样吧。于是我的女婿就做了男人，而我做了保姆。一天六个小时，就跟先前那个现已不干的保姆疯艾米一样。这可不那么容易，因为我今年已经六十八岁了，按中国的算法，差不多都七十了。但我还是在努力。在中国，女儿照顾母亲，而在这儿，全颠倒过来了。母亲要帮助女儿，还得问，我还能做什么吗？不然，女儿就会抱怨说，妈妈不够支持。我告诉女儿，我们在中文中没有这个词：支持。但我女儿太忙了，没时间听。她要开会，要写备忘录，而这时，她的丈夫就上体育馆去做一个男人去了。我女儿说，不然他就会很消沉。好像他的整辈子都有这个麻烦，消沉。

没人愿意雇一个消沉的人，她说。对他来说，重要的是要保持精神振作。

漂亮的妻子，漂亮的女儿，漂亮的房子，炉灶可以自动清洗干净。没有剩余的钱，因为只有一份收入，但幸运的是，保姆是免费的。如果约翰在中国生活的话，他会非常幸福。但他并不幸福。就连在体育馆也出差错。一天，他拉伤了肌肉。又一天，举重室人太挤了。总有点什么事吧。

直到最后，好啊，他找了一个工作。于是，他感受到了压力。

我需要集中精力，他说，我需要集中注意力。

他要到保险公司工作了。推销员的工作。有工资了，他说，而且至少他要穿上正式的衣装了，而不是老穿运动服。我女儿在健康食品商店给他买了特别的棒棒糖，那上面写着“想想吧！”，想着这样能帮助约翰去思考呢。

约翰是个好看的小伙子，你得承认这一点，特别是他刮了胡子之后你就可以看清他的脸了。

在年轻人的游戏中，我是个老手了，约翰说。

我还需要一套新衣服，约翰说。

这次我可不能让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约翰说。

好，我说。

她的意思是支持，我女儿说。千万别让她又开始唠叨那些个中国的事情了，我们又把她送不回去。

索菲娅已经三岁了，这是美国算法，但我已经看出来，她身上所有优秀的中国成分都已经被野性的希家人的个性所吞没了。她看上去很像中国人：漂亮的黑头发，漂亮的黑眼睛。鼻子的大小无可挑剔，形状既不扁平，好像什么东西掉下来了一样，也不是很大，好像一个什么大东西长到不正常的脸上。一切都很好，

就是皮肤有点褐色，让约翰一家很惊讶。皮肤这么黑，他们说。连约翰也这么说。她从来没晒过太阳，但还是那个颜色，他说。褐色，他们说。跟褐色没什么关系，他们只是感到惊讶罢了。这么黑。纳蒂可没这么黑，他们说。他们说，索菲娅的肤色好像应该介于纳蒂和约翰之间才对。这多可笑，一个叫索菲娅·希的小姑娘是褐色的。但她就是褐色的，也许她的名字就该叫索菲娅·褐色。^①她从来没晒过太阳，但还是那个颜色，他们说。跟褐色没什么关系，他们只是感到惊讶罢了。

希家人说话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颠过来倒过去的，像一列圣诞树火车那样。

也许约翰不是她的父亲，有一天我这么说，让那辆火车刹了车。当然了，火车是失事了。那帮兄弟再也沒在我面前提过褐色这个词。

相反，约翰的母亲贝斯说，我希望你不要生气。

她说，我在这些孩子们身上尽了力。可要把四个没有父亲的男孩儿拉扯大不是件轻松的事啊。

你有个幸福的家，我说。

我老了，她说。

你该歇歇了，我说，男孩多，让你老啊。

我从来都没女儿，她说，你有个女儿。

我是有个女儿，我说，中国人认为女儿可不怎么好，但你是对的。我有个女儿。

我从来都不反对婚姻，你知道的，她说，我从来都没想过约翰要结婚了。我总想，纳蒂真是跟白人一样出色。

我也从来都不反对婚姻，我说，我只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看到了问题的全部。

^① “褐色”的英文为 brown，而英文人名中也有叫 Brown（布朗）的，因此，老太太在这里有此说法。

当然，你已经指出问题了，你是个母亲，她说，现在我们都有了一个孙女，一个有点黑的孙女，她对我来说太宝贵了。

我笑了。一个有点黑的孙女，我说，说实话，我真不知道她怎么会这么黑。

我们笑得更厉害了。这些日子里，贝斯需要双轻便鞋去散步。她吃了很多药，要两杯水才能把它们吃完。她最喜欢的电视剧是那些滑稽片，她很爱看喂鸟人。她能整天看着电视上的喂鸟人，像只猫一样。

我等不到她长大了，贝斯说，我可以用一些女伴儿。

男孩太多了，我说。

男孩儿很好，她说，不过他们的确要缠你一阵子的。

你该歇歇了，跟我们过一段时间吧，我说，我们家里有很多姑娘。

小心你的提议吧，贝斯眨眨眼睛说，在我的家乡，人们这么说的时侯，他们的意思是要你搬进去住呢。

这跟索菲娅的外表没关系，真的。看本性吧，她跟我曾见到的其他中国姑娘可不一样。我们去公园的时候，她是这么做的。她站在婴儿车上，把衣服脱掉，然后扔到泉水里。

索菲娅！我说，别扔！

但她却只是笑，像个疯子。在我做保姆之前，索菲娅有那么个疯子似的保姆，就是艾米，是个吉他手。我女儿以为那个艾米非常有创造性——这个词我们在中国可不用。在中国，我们只说我们是不是有困难或是没有困难。我们只说生活艰辛或是不艰辛。在美国，人们整天都在说创造性。别在意，我甚至都不看那个艾米一眼，穿了那么短的衬衫，连肚脐眼都露了出来。那个艾米想着索菲娅应该会爱自己的身体吧。所以，索菲娅把她的尿布拿出来的时侯，她就在笑。索菲娅光着身子四处乱跑的时候，艾

米就说她也不愿意裹着一块尿布。索菲娅在她的腿上撒尿了，她就笑，说尿中没有细菌。索菲娅把鞋脱了，艾米就说赤脚最好，连儿科专家都这么说。这就是索菲娅现在整天像个小叫化子似的到处不穿鞋乱跑的原因。还有，这也是索菲娅为什么现在那么爱脱衣服的原因。

转过身去！公园里的男孩儿们说，让我们看看你的屁股！

当然了，索菲娅不懂这些。索菲娅只会拍着手，只有我在说，不行！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。

这跟约翰一家人没关系，我女儿说，艾米太放纵她了，就这些。

但我想，如果索菲娅不是本性太野，她就不会从一开始就脱鞋、脱衣服。

你小时候可从来不脱衣服，我说，我所有的中国朋友都有孩子，我从来没见过谁家孩子这样。

你看，我女儿说，我明天有个很重要的演讲。

约翰和我女儿都同意说，索菲娅是个问题，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对付。

你打她的屁股，她就不了，有一天我说。

但他们说，噢，不行。

在美国，父母是不能打孩子屁股的。

这会让他们缺乏自尊心，我女儿说。而正是这导致了后来的问题，就像我所知道的那样。

当提出打屁股的问题之后，我女儿第二天也不做什么重要的演讲了。

我不想要碰索菲娅，她说，不能打，就这样。

别告诉我怎么办，我说。

我不是在告诉你怎么办，我女儿说，我是告诉你我的感受。

我不是你的仆人，我说，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讲话。

我女儿在争吵中输了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好笑的习惯：她伸出自己的十指看着它们，好像是想要证实一下它们是不是还在那儿。

我女儿像我一样厉害，但她和约翰还是认为，最好还是跟索菲娅解释一下衣服是好东西。这在寒冷的天气里很容易就做到了。在天气炎热的时候，就非常困难了。

用你的话去说吧，我女儿说，我们是这么跟索菲娅说的。如果你来做个榜样怎么样？

好像好榜样能对索菲娅起到什么作用一样。我这么厉害，过去那些到我饭店来的黑帮人员都怕我，但索菲娅不怕。

我说，索菲娅，如果你把衣服脱掉，不给你买快餐。

我说，索菲娅，如果你把衣服脱掉，不给你吃午饭。

我说，索菲娅，如果你把衣服脱掉，不带你上公园。

很快我们就一整天地呆在家里了，都六个小时了，她还一点东西都没吃呢。你从来没见过这么固执的孩子。

我饿！当我女儿回家的时候，她哭喊道。

怎么回事，难道你外婆没有喂你？我女儿笑了。

没有！索菲娅说，她什么也没喂我吃！

我女儿又笑了。来了来了，她说。

她对约翰说，索菲娅一定是长大了。

像野草那么在长，我说。

索菲娅还是脱她的衣服，直到有一天我打了她的屁股。不是太重，但是她哭了又哭。当我告诉她，如果她再不把衣服穿上我还要揍她屁股时，她就把衣服穿上了。然后我告诉她，说她是个好姑娘，然后让她吃了点东西。第二天，我们去了公园，像个中国的好姑娘一样，她没再脱衣服。

她不再脱衣服了，我报告说，终于不脱了！

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女儿问。

有了带你二十八年的经验后，我猜我是学到了点什么的，我说。

这肯定是到了一定阶段了，约翰说。他的声音听上去突然像个专家了。

这些日子里，在各个方面他的声音听上去都像个专家，因为他总是带着皮制公文包，鞋也擦得锃亮，也可以跑去买新车了。给公司买的，他说。公司付钱，但他只要想开随时都能开它。

免费车，他说，你觉得怎么样。

很高兴看到你又执政了，我女儿说，你们家里的某些榜样真是吓人。

至少我不喝酒，他说，我可不是吓人家族中惟一的一个。

那当然，我女儿说。

每个人都很快快乐。就连我也很快快乐，因为索菲娅的麻烦更多了，但现在我想我能帮她，让她用很中国的一面去跟她很野性的一面搏斗。我教她用叉或勺或是筷子吃饭，她不能只是在一碗面条中间挑来挑去。我教她不要玩垃圾罐头瓶。有时候我打她屁股，但不是很经常，也不是太狠。

但还是有问题，索菲娅喜欢爬高下低。如果遇到一个围栏，她几乎就是迫不及待。她总是站在那上面。还有啊，索菲娅喜欢打她朋友们的妈妈。她是跟她在操场的最要好的朋友四岁的辛贝德学的。辛贝德每天都穿着军服，喜欢伏击他妈妈。他在玩的地面挖了一个大洞，把它称作是散兵坑。完全是他自己干的，他就是这么个男孩儿，工作非常努力。然后他拿着一把盛满湿沙的铁锹在散兵坑中等着。当他妈妈来的时候，他就把一铁锹的沙子扔到他妈妈的身上。

喔，行了，他妈妈说。你无法避免战争游戏，这是他们想象游戏的一部分。所有的男孩儿都玩这个游戏。

还有，他喜欢踢他妈妈，有一天他叫索菲娅也踢他妈妈。

我真希望这个故事不是真的。

踢她，踢她！辛贝德说。

索菲娅就踢了她。轻轻的一踢，好像她这么做不过是晃了晃自己的小腿而已，而没有意识到妈妈的那双腿还在走着呢。我又打了索菲娅，要她说对不起，那个妈妈怎么说呢？

真的，没关系，她说，没伤着。

从那以后，索菲娅学会了在操场上袭击妈妈们。有些人会说，不能再这样了，但有些人说，哦，她不是故意的，特别是如果他们意识到索菲娅要受惩罚的时候。

就这样，有一天，更大的麻烦来了。当索菲娅带着满是沙子的铁锨隐藏在散兵坑时，大麻烦就开始了。她等着，我去找她的时候，就把沙子扔到了我身上，扔得我漂亮、干净的衣服上到处都是。

你见过一个中国姑娘这么做吗？

索菲娅！我说，出来，你说对不起。

但她不出来。相反，她笑了。不，不，不不，她说。

我一点都不夸张：中国有成百上千万的孩子，没人这么做的。

索菲娅！我说，马上！马上出来！

她知道她惹了大麻烦了。她知道她一旦出来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所以她不出来。我已经六十八了，按中国的算法，差不多都七十了，我怎么可能爬到那下面去逮她？不可能嘛。所以，我叫啊，叫啊，叫啊，怎么样呢？一切照旧。一个中国母亲可能会帮帮忙，但美国母亲不会，她们看看你，摇摇头，回家了。当然，一个中国小孩子会屈服的，但索菲娅可不会。

我恨你！她叫道，我恨你，米妮！

米妮是我这些日子用的新名字。

事情就这样耗了很长时间。那个散兵坑很深，你看不清楚，

也望不到底。你也听不到太多的声音。如果不是她在叫，你甚至可能不知道她还在不在那里。过了一会儿，外面冷了，天也黑了下来。操场上已经没有人了，只剩下我们两个。

索菲娅，我说，你怎么会变得这么固执呢？我现在回家了，不带你。

我试着用一根棍子，想把她捣出来，有一两次碰到她了，但她还是不出来。最后我走了。我走出了大门。

再见！我说，我现在回家了。

但她还是不出来，就是不出来。现在已经是晚饭时间了，天已经黑了。我想我也许应该叫人来帮忙了，我怎么可能把一个小姑娘留在操场上呢？可能会来一个坏人。可能会来一只老鼠。我走回去想看看索菲娅究竟怎么了。如果她拿她的那把铁锹在挖地道准备逃跑怎么办？

索菲娅！我叫道。

没有回答。

索菲娅！

我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。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下面睡着了。如果她哭了，我也听不到她。

于是我就拿起棍子往下捣。

索菲娅！我说，我保证不打你了。如果你出来，我给你买棒棒糖。

没有回答。这下我有点急了。怎么办，怎么办，怎么办？我又捅了捅，还加了把劲，我就那么在捅呀捅呀，直到我女儿和约翰忽然出现了。

你在干什么？出了什么事？我女儿说。

放下棍子！我女儿说。

你真是疯了！我女儿说。

约翰弯着腰下去，进了散兵坑去救索菲娅。

她睡着了，专家约翰说，她没事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洞呢。

现在索菲娅又哭又闹。

索菲娅，我女儿边说边拥抱着她。你没事吧，我的宝贝？
你没事吧？

她只是吓住了，约翰说。

你没事吧？我也说。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我说。

她没事的，约翰说。他不像我女儿一样，有那么一大堆的问题。等我们到家的时候，他却有一大堆的答案，在灯光下看得一清二楚。

你还要看护她吗？他喊了起来。究竟出了什么事？

她黑色的皮肤上满是伤痕，一只眼睛也肿了。

你真是疯了！我女儿说，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！你真是疯了！

我尽了力了，我说。

你怎么能用棍子呢？我告诉你用你的话！

她很难对付，我说。

她才三岁！你不能用棍子的！我女儿说。

她与所有的中国女孩儿都不一样，我说。

我摔掉自己身上的沙子。索菲娅的衣服也很脏，但至少她还穿着衣服。

她以前这样过吗？我女儿问，她以前打过你吗？

她总是打我，索菲娅边吃冰淇淋边说。

看你的家，约翰说。

相信我，我女儿说。

我有一个女儿，一个漂亮的女儿。在她还不能抬头的时候，我在照顾她。在她能跟我吵架以前，在她还是梳着两条小辫子、其中一条总是歪歪扭扭的小姑娘的时候，我在照顾她。当我们不得不逃离中国的时候，我在照顾她。我们突然有一天到了一个到

处是小汽车的国家，如果你不小心，你的小姑娘就会被撞翻，那时候，我在照顾她。我丈夫去世的时候，我向他保证我要让这个家不分开，尽管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很难称为一个家。

但现在我女儿带着我去找公寓了。毕竟我会做饭会收拾，没有理由说我不能自己生活，我需要的就是一部电话机。当然，她也感到难过。有时候她会哭，倒是我在说一切都会好的。她说她没有办法，她不想离婚。我说离婚是可怕的，我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这个可怕的念头。出乎意料吧，我并没有守着一部电话机单独生活，我跟贝斯住在了一起。想想吧。贝斯提出了一个建议，当然了，在她的家乡，人们那么说的时候，他们的意思是要你搬进去住。真是个疯狂的想法，跟另外一家人住在一起，但她喜欢能有一些女伴儿，不像我女儿，根本就不信什么伴儿。这些日子我女儿来看我们的时候，她不带索菲娅。贝斯说我们应该给纳蒂一些时间，我们很快会再见到索菲娅的。但好像我女儿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演讲，每次来都说马上要走。

我有个家要维持的，她说，声音很沉重，好像湿淋淋的。我有一个年轻的女儿，她有一个消沉的丈夫，没有人会求助人的。

当她说没有人会求助人的，她是指我。

这些日子里，我漂亮的女儿很劳累，她坐在一把椅子上就能睡着了。约翰又一次丢了工作，已经没了，但他们还是雇了一个保姆，不愿请我帮忙，哪怕他们请不起人也不请我。当然啦，新保姆很年轻，可以跑来跑去。我不知道索菲娅这些日子是不是还那么野。她叫我米妮，但她还是喜欢亲我的，有时候是这样。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孩子的时候，我都会记起索菲娅喜欢抓住我的头发，一手抓一把，然后在我的鼻子上咂咂地亲吻。我从来没见过其他孩子这么亲人的。

卫星电视有那么多频道，我数都数不过来，还包括一个中国内地的和一个中国台湾的，但大多数时间我都和贝斯一起在看

滑稽片。还有，我也看喂鸟人——来了那么多、那么多的鸟啊。希家的儿子们总是在闲逛，问我什么时候回家，但贝斯告诉他们，走开。

她是常住居民，贝斯说，她哪儿也不去。

然后她对我眨眨眼睛，用遥控器调个台。

当然，我不应该说爱尔兰这、爱尔兰那的，特别是现在。根据贝斯的说法，我自己现在成了一个荣誉爱尔兰人了。哎呀！谁是爱尔兰人？我说，她在笑。但是，如果我能对某些爱尔兰人提到一件事的话，当然不是所有的爱尔兰人了，我想说的是：他们说话算话。我不知道贝斯·希是怎么学会使用她的那些个词的，但在很久以后，我还能听到她在这么说。永久居民。哪儿也不去。我听到这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，那是贝斯的声音。

冬之音,克丽娅

[日本]远藤纯子

白晓光译

远藤纯子 (Ento Sumiko, 1940—) 日本小说家。生于中国齐齐哈尔市,毕业于东京学艺大学, 1993 年以前在东京都立高中任教员,现居住横滨市青叶区。1997 年发表的小说《玩笑》曾被《文学界》杂志评为下半年度同人杂志优秀作品,这里介绍的《冬之音,克丽娅》是她的又一力作,获第 31 届新潮文学新人奖 (1999 年)。

1

佐希醒来后,在被窝里思量着外面的雪有多大。

有时天上会飘落如花般的雪片,漫漫冬季的开始和结束时下的雪就是那样。有时也会降落如雨般的细雪,那时的一整天都暖意浓浓。